

译文世界史丛书

JAMES II AND ENGLISH
POLITICS 1678-1688

詹姆士二世与英国政治

〔英〕迈克尔·马莱特著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译文世界史丛书

JAMES II AND ENGLISH
POLITICS 1678-1688

詹姆斯二世与英国政治

[英]迈克尔·马莱特著
林东茂译 汪绍麟校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詹姆斯二世与英国政治/(英)马莱特(Mullett, M.)
著;林东茂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1. 1

(译文世界史丛书)

书名原文: James II and English Politics 1678—1688

ISBN 7-5327-2520-0

I. 詹... II. ①马... ②林... III. ①詹姆斯二世-
生平事迹②政治-历史-英国-近代 IV. K835.617=4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54818号

詹姆斯二世与英国政治

[英]迈克尔·马莱特 著

林东茂 译

汪绍麟 校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71,000

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册

ISBN 7-5327-2520-0/K·089

定价: 8.00元

历史：与人类记忆相衔接

——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总序

顾晓鸣

我在1989年左右主持翻译过一套“社会科学概念丛书”，十几万字一本，近20种。聚焦于人类社会和当今世事最关键却又最众说纷纭的概念，如《民主》、《自由》、《财产》、《种族和族类》、《科僚制》等，对世界上的研究成果作要言不繁的综述，貌似通俗，但理论含量达到专著水平，前沿信息超过正规大学的教科书。普通上班族和大学生读来，分析能力骤然提高。究其原因，知这套丛书系英国开放大学专为开放教育和终身教育编辑。如今见到这套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，顿有老友重逢之感，同样出自英国大学之手的这套书，不足十万字一本，聚焦于人类历史上一个个“最关键的人物、事件、制度”，娓娓道来，讲故事似地一以贯之。细心揣摩，发觉小书一本，五脏俱全；术语有原文匹配，定义阐释得当，史料专门排出，表图一目了然，加上参考书目，添列其后。这架式无疑又是一

种“开放大学”读本，融修身怡情和研读学习于一体，是英国人及其学者人文精神和科学态度之绝妙显示。读这类书，方知“现代化”社会不媚俗不媚雅的“大众读物”该是何种模样。

英国作为资本主义革命的先驱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，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。因此，普通上班族的业余学习和全民的开放性大学教育尤其发达（正在实施全国统一联网，向全民开放远程教育）。就如原为士绅专制的“爵士”称号已授予平民一样，精英的知识正切实地采取独创而有效的方式，“授”予普通劳动者。

一本小书，其中包含的“阅读的革命”，我们不要小觑了！

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的选题结构和文体都是非常独到的，她对于历史阅读和写作的意义更是值得关注。

20世纪末已露历史热的迹象：包括《角斗士》、《伊丽莎白》、《雍正皇帝》、《太平天国》在内的红极一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影视和文学作品，以及诸如《还珠格格》那种恋昔的“传记”和“回忆录”借历史人物场景演现代戏的收视率创新高的通俗作品，更不必说大量怀旧的读物充斥书市……历史事实上正成为全世界著作界和读书界的最爱。

被中学教学和教条式的历史著作坏了心情和阅读欲的广大读者，在另一种历史书籍中发现了历史的价值和魅力。

但是，那些滥情甚至滥写的“历史文艺”和某些同样

滥情甚至滥写的“历史自述”，有可能使“历史热”面目全非，因为我们跑遍全市书店竟找不到一本正经八百叙述“长征”之类本国历史重大事件的著作。真正雅俗共赏的严肃历史读物在此间已寥若晨星。

如今，在你的面前，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推出了一种如罗兰·巴特所说的既可读又可写的历史读物。可读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都可以无障碍地读下来，津津有味。可写，有历史研究兴趣的读者在其中品味晚近研究成果，可以在其基础上作延伸的思考和探索。

这是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传递给我们的新世纪的信息：作为阅读主体和世界主人的普通读者，正经历教育、学习和阅读的革命，步入大学和研究院的殿堂。后现代社会也罢，知识经济时代也罢，网络时代也罢，其重要的标志是作者和读者，知识的创作者和知识的接受者之界限打破，作者和读者平起平坐，相得益彰。因此，这类面向普通人的、深入浅出的“准学术”读物，将会大量出现，它们合乎全民大学习，个人终身教育的大趋势，也合乎专门博览各科的通才培养和素质教育的大环境。我之所以把“社会科学概念丛书”与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相提并论，一方面在于它俩都出自英国学者之手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，祈盼国内有更多的出版社从方方面面问题，形形色色学科入手来做这样的提高普通劳动者文化水准的学术工作，而不要让“热门”和“炒作”乱了自己方寸，倒了百姓胃口；不要使“书市”“书城”太有书摊味和小报相。当然，曲“高”和寡的学术著作也要通过这类著作的编撰，与广

大人民群众见面。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现代学术民主和大家风范。

这套书毕竟是历史读物,然而它还不仅仅是与诸多学科并列的一科。恩格斯说过,他只知道一门科学,这就是历史科学。历史是人的存在的见证,是人的经验结晶,是一切科学由此发生发展的最大的“孵化器”。别的不说,如今订规划,做管理,都讲究 Vision。这个词台湾学者译为“愿景”,已在大陆通用,其实在史学中也译为“异象”,即与众不同的眼界。这种 Vision 来自什么地方?当然,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修养的人,可以借助理性的推导,产生对未来社会和市场的预见,但后现代科学的思路却告诉我们,真正另辟蹊径,出人不意的 Vision,只能产生于历史的库藏,就如今日新药的开发和新的药理的发现,需要在以往的、古代的甚至原始的“单方”里寻找线索一样。

史学名家柯林沃德(1889—1943)有一段名言说:要认识自己,就要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;但人无法知道自己能做什么,除非曾经做过;因此,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,就是别人已经做过的事。

历史是什么?是故事,过去的事,用文本告诉你的“别人曾经做过的事”。英文中的历史(history)和故事(story)也是同词根的,这种与可以无穷复制的信息相对应的,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,这种与统计和公式相对应的符合人文思路的叙述描写,这种与逻辑和推理相对应的活生生的事件,是血与汗的经验,是知识的本真。

在这种态势中,这套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切切实实地为我们提供了世界史,主要偏重于欧洲史的详尽知识材料:历史人物如亚历山大大帝、路易十四、彼得大帝等,无不与其相关的思潮、政制、事件、时代,联系交融相互发明;而历史事件,则取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视野,具体而界限分明,如宪章运动等等;取宏论精如“雅典民主制”等;追根寻源如“一次大战起源”等;还有跨度更大的题目,如复辟期的英国、“冷战”,甚至某一朝代的穷人问题之类。通过这种立体的交汇,犹如多重的神奇灯光使史学之神克利奥现出真相。具体一本书的不足或偏颇,通过这种相互匹配,得到弥补。

在内部结构方面,这套书根据不同题目,多样而统一,并吸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史学史和历史书写的成果,以叙述体为主,辅之以各种有利于展示历史面貌的不同文体和表达手段。以《雅典的民主》为例,这本书对作为西方民主制的渊源之一的古希腊民主,按时间顺序作详尽的历史论述。由此,抽象变为具体,读者对人云亦云失之泛泛而谈的“民主制”的印象和理解,变得具体而强烈,知道了梭伦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事迹,了解了阿瑞奥帕戈斯会议等一系列重要组织,弄清了“公民权”等一系列重要概念,懂得了“陶片流放制度”等一系列重要制度,掌握了“将军”、“行政官员”、“屯垦区和殖民地”等一系列具有特定涵义的历史名词。书中的各种地图,雅典四大财产等级的简略适当的列表,某一时期地方编制的详尽个案,以及雅典大事年表和包括古代文献在内的

丰富的参考书目,使这样一本篇幅不大的著作蕴含丰富而扎实的史学内容。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时,一定兴味浓浓,益处多多。中国史以前也出过“历史小丛书”之类,但失之于将“普及”理解为“简单”,如能受此启发,推陈出新,编出有中国特色的、包含更多非西方国家内容的新的“历史小丛书”,定能别开一番生面。

正是这样的历史故事,抵御了世界的一级化、社会的单一化、人生的平面化、文化的霸道化。过度的理性和智商、定律和规则,是世界单调之渊藪。后现代对现代的抗拒,其中一条,就是冲破“逻各斯”的霸权,在人类无限丰富的历史中,在各民族的文化中寻找知识和道德的源泉。所谓“后卫风格”(“前卫”、“先锋派”的对应词),就是与“现代”和“传统”保持等距离。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:人的全面知识 = 科学知识 + 历史知识。历史是栩栩如生的,本丛书所选的各书都证明了这一点,这种直观的直觉的经验性又是图像化时代的最瑰丽的图像,在新的世纪,将有无数的人物和故事进入影视、绘画、音乐、文学和历史胜地、主题公园、家庭装潢和收藏,成为今日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存在的一部分。历史故事亲证和亲历的案例性,又将使之进入法律、经济、金融、管理等实践领域,成为印证理论,寻找契机的创意库;最激进的未来学家已经预言人类社会正从第四种形态即“信息社会”进入第五种形态——梦想和故事的社会,21世纪人类的家园,包括饭店、百货公司、街区都将“故事化”,而历史凝聚着我们

父辈和邻人劳作和奋斗的一切,是我们眼下生活着的世界的“故事”源泉。

用历史和故事来阐述哲理,解析法律,驾驭经济、管理,推进改革……一句话,来影响和促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生活和福祉,将成为新世纪的著述盛况。

历史和故事溢出书本,流布世间,凝为建筑和公园、街市和家居,将成为今日文化的最大景观。

所以,一个雄辩得无需强词夺理的结论:一切渴望生命和生活的多样化和丰富性的人们,一切企盼事业和人生的创造性和成功的人们,都应该热爱历史。

用什么方式把历史的片断镶接起来,重现人类的记忆,使之衔接成为具有人类智慧的个体智者?

这是一种纵向的互联网,这也是历史在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命运。

前 言

教皇集权与政治

1688年,詹姆斯二世如同其兄长,同时也是前任国王查理二世在1660年复辟一般,亦以巨大的利益交换为条件继承了王位。整个国家掌控在保皇分子的手中,国会要求新国王的继位也反映了这种保皇心态。1685年发生的两起反叛事件都有着使保皇分子更倒向詹姆斯二世的效果。然而,在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内,詹姆斯却丢掉了这些对他有利的遗产,被迫下台。查理二世在位时所面对的虽然是一个险象环生的统治环境,王朝却也维持了25年之久,并且查理还能够以国王的身份谢世。相对于查理,詹姆斯的统治为何结束得如此突然?

部分或可归因于詹姆斯本身个性所使然。贵为王者的他虽然为人所尊重,但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幽默感、

自大而固执的人,有时还显露出军人或统治者残酷、独裁、鲁莽与不智的一面。如同其他斯图亚特王朝王室成员一般,詹姆斯的性格特点似乎也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恶化。依阿什利博士所言,这位年轻活跃的军人到了中年却成为难相处的亲王。的确,他具有许多受人羡慕的国王的专横性格,这种性格尚不致于导致失败。对詹姆斯而言,真正的伤害乃来自于他追求激进政策时表现出的跋扈个性,这点争议引发了国内在宗教、政治上最强烈的敌对情结。这种心态或可称之为“反教皇派”情结^①。

反教皇派情结是怎样的一个价值观与偏见,竟可使一位光荣上任的君主迅速走向败亡?反教皇派情结是英国人民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信仰、教仪与成员所持的一种政治与宗教的态度。早在宗教改革之前,对于教皇至上地位的怀疑早已深入英国人心。持不同宗教观点的牛津的神学家约翰·威克里夫(于1384年去世)在他的作品《教皇论》中言词猛烈地攻击罗马教权。14世纪国会所颁布的《侵害王权法》^②以及《圣职任命法》^③的法案里都严格地限制罗马对英国地区天主教会的权力。对于教皇

① 宗教改革后,英国新教徒把长期腐败的天主教或教徒贬称为教皇派。——译者

② 1353年、1365年与1393年的法案都冠上这个名号。这三个法案是用来保护英国国王免受教皇的司法责难。禁止英国法院往罗马上诉,也禁止教皇的敕令与逐出教会令。——译者

③ 于1351年通过,这个法案禁止教皇任命英国教士。——译者

干涉英国内政的敌视,就如同对法国的仇恨一般。然而这样的敌视实际上是一种促进国家自我发现的必要因素,同时也是中古时期英国民族主义觉醒所不可或缺的条件。

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仅强化了形势渐高涨的反教皇主义,同时也在宗教改革教义上给予一致的支持。教皇被丑化成全然腐败与残酷的“反基督”人物。约翰·福克斯的著作《教会的行为与丰功伟业》中,详细描述天主教迫害新教的情形。这本书以《殉道书》之名广为人知;它是一部借由新教教义和反教皇情结坚定英国人民民族认同的史料。

从更纯粹的政治角度来看,天主教引起人们相当的反感。从欧洲整体而言,英国在16世纪后半叶,女王伊丽莎白主政时期的主要敌国——西班牙,是天主教对新教实行武力反扑的主要国家,这样的反扑被称为“反宗教改革”。在那个时代里教皇本人往往被视为是专制君主,尤其是在英国这个抱持君王应受法律约束的国家,天主教似乎被联想成支持武断、专制的政府——残暴的政权,如同法国、西班牙这些君权不受约束的天主教国家。天主教与专制主义间密切的联系,以及两者联手对英国自由所产生的潜在威胁,这些都是安德鲁·马韦尔的著作《论教皇权力扩张与独裁政府》中的主题,这本书记录了16世纪70年代逐渐增长的反教皇风潮。

“教皇派”,尤其是在16世纪建立的修会——耶稣

会的教士,在追求罗马教会的利益时,总抱持着一种全然马基雅弗利式的鲁莽,往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,并且试图使其手段合法化。的确,在16世纪,一些耶稣会的思想家曾经发展出弑君的政治理论。根据这套理论,只要任何君主阻碍了天主教会的利益,皆可弑之。1605年反抗詹姆斯一世的臭名昭著的“枪炮阴谋”即为一例。这种政治理论被视为天主教恐怖主义下潜藏的理论基础,1678年天主教试图对抗英国新教体系的主张以此提高其可信度。不论是以国家暴力形式(1553年至1558年,天主教在英国玛丽女王主导下,对新教的高度压迫的行为产生了暴力形式的反抗),或是非官方的阴谋、流血事件,在英国新教徒眼中,天主教对抗新教的意图非常明显,甚至是狡猾、恶意与暴力的。英国新教徒相信罗马天主教徒为了达到其邪恶的目的,以残酷的手段种下了1642年英国内战的种子;他们也坚信1666年教皇派在伦敦纵火。这场大火给伦敦这个欧洲领导城市带来可怕的破坏,当时的作家塞缪尔·佩皮斯(一个不容易轻信流言的人)在其日记中写道:“……我担心城市其他地区可能再度被纵火,罗马天主教徒甚至要割破我们的喉咙。”1679年一本政治小册子《从乡村到城市的呼吁》充分表达新教徒对天主教威胁最明显的恐惧与歇斯底里的心态:

……想象在慌张的人群中,你目睹了教皇派教徒强暴了你的太太与女儿,并抓住小孩的头往墙上

猛撞，以“异端的狗”之名洗劫你的房屋、割破你的喉咙……

除了这种惧怕天主教对英国人生命、财产、国家认同与有特色的政治组织所产生的威胁外，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作为宗教系统的天主教其内部所存在的深刻憎恨。英国是由新教主导，信仰非常虔诚的社会，它所抱持的是宗教改革以来的教义，而这正是天主教所拒绝接受的地方。天主教徒排斥宗教改革教义的基石——圣经，他们过分地尊敬耶稣及其他圣者的图像、赋予耶稣之母马利亚近乎神的地位、给予教士过多道德上甚或性的权力来主宰告解者。在圣餐礼的信仰上，天主教信徒更深信在仪式过程中，信徒真正食得耶稣的血肉。这些行径在英国人看来，是非常不合常规的。于是天主教的圣餐礼被英国官方正式认定为偶像崇拜，英国人民更相信天主教徒放弃了良心与判断的权力，并将其赋予教皇与教士。

虽然 17 世纪的英国举国上下都是新教徒，但是内部还是有占人口总数 1.5% 的天主教团体，他们不平均地分布在全国，尤其盛行在兰开夏部分地方士绅与贵族之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英国国内的天主教徒，在法律上虽被视为“天主教不从国教者”，但并不是查理二世、詹姆斯二世时代里发生反教皇之集体暴力的主要攻击对象。在 1678 至 1681 年间，数起情绪性反天主教的事件中，虽然造成了死亡，但并没有在英国国内出现大屠杀。因为这些事件的主要对象是狂热的教皇派信徒，而非信奉天

主教的英国人。“教皇集权”这观念，本身被视为外来事物，是一种国际性、由法国所领导对英国的攻击。本书我们将会看到，詹姆斯二世在 1688 年引发了英国人民对教皇集权的恐惧——一个由罗马与巴黎精心策划、野蛮的爱尔兰人执行的典型教皇集权式阴谋，用以对抗英国的宗教、自由与法律——而这也是詹姆斯二世执政失败的主因。

目 录

前 言	教皇集权与政治	1
第一章	教皇派的阴谋	1
第二章	驱逐	11
第三章	第二次王政复辟(1681—1685年)	40
第四章	追求独断权力的人?(1685—1687年)	55
第五章	寻找新的同盟(1687—1688年)	68
第六章	詹姆斯被推翻	83
结 论		96
附 录	大事年表	99
书目精选		103